

中國人臉面觀的同質性與異質性

人格 (personality) 英文一詞的拉丁文本義是面具 (persona)，但西方人格上的諸多研究已越來越遠離了它的原義。當我們重新把這一脈相承的概念用於研究中國人的人格特徵時，便可以發現它在中國還有一個更恰如其分的表達詞——「臉面」。20 世紀初，魯迅曾用這一概念概括過中國人的國民性格特徵，^① 但這一詞的確切含義卻一直讓人捉摸不透。

一、共識中的困惑

「面子」是任何一個在中國生活過的人或接觸過中國人的人都能感受到的一種文化心理現象。這一重要現象自然會引發學者（主要是海外學者）的高度重視。19 世紀末，美國傳教士明恩溥 (A. Smith) 在其轟動西方一時的《中國人的特性》一書中把它看作中國人性格上的第一特徵，^② 關於面子的研究可謂就此正式拉開了序幕。魯迅當時就因為受此書的影響而認為中國人的「重要的國民性所成的複合關鍵，便是這『體面』」。^③ 10 年之後，林語堂在他的成名作《吾國與吾民》(1935) 一書中以極為相似的觀點認為，「面子」是統治中國人的三位

女神 (three Muses) 中最有力量的一個，中國人正是為它而活着云云。^① 在西方學術界，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也早已對此提出過重要見解，他在《儒教和道教》(1915) 一書的結論中指出：儒家所強調的面子會導致人們缺乏普遍的信任感和所有的企業活動，^② 這一觀點促使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在《社會行動的結構》中認為，儒學只關心現世行為和一個好名聲。^③ 20 世紀 70 年代以降，斯多弗 (L. Stover) 在《中國文明的文化生態學》中進一步體會到，「面子」是解釋中國人諸多行為的關鍵。^④ 而美國社會學家賽林 (M. Thelin) 又在研究中指出，中國人的價值觀包含六個方面，即家族主義、尊老、人情主義、禮貌、臉面、男性中心，他認為其中的臉面居於核心 (the most central)。^⑤ 就連美國的心理學家多米諾 (G. Domino) 等在總結中國社區心理學發展歷史和現狀時也要指出，在控制中國社會的五種社會力量 (擴大家庭、政府職能、孝、臉面和道) 中，臉面規定了中國人的社會及人際行為。^⑥ 至此，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什麼何友暉在提出亞洲文化特有的六個關鍵概念中，中國所佔的三個概念裏面就有一個是面子。^⑦ 近來，金耀基再次強調：「關係、人情、面子是理解中國社會結構的關鍵性的社會—文化概念。」^⑧ 可見，研究中國社會—文化—心理的海外學者可能在許多看法上不甚一致，但在面子對中國人心理與行為之重要性的問題上卻相當一致。雷丁 (S. Redding) 和恩格 (M. Ng) 在實證研究基礎上曾得出過這樣的結論：「在考慮東方社會和臉面相關的價值觀時，重要的

① 魯迅：《說「面子」》，見《魯迅全集》，第 6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1 年版。

② A. H. 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 Company, 1894), p. 16.

③ 魯迅：《馬上支日記》，見《魯迅全集》，第 3 卷。

① Lin Yutang,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New York: John Day Press, 1935).

② M. Weber, The Religion of China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③ 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61), p. 248.

④ L. E. Stover,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New York: Mentor, 1974).

⑤ M. C. Thelin, "Chinese Values: A Sociologist's View", in A. T. Tymieniecka (ed.) *Analecta Husserliana*, Vol. 20(1986), pp. 393-405.

⑥ G. Domino, D. Affonso & M. Slobin, "Community Psych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Psychologia*, Vol. 30 (1987), pp. 1-11.

⑦ D. Y. F. Ho, "Asian Concepts in Behavioral Science", *Psychologia*, Vol. 25 (1982), pp. 228-235.

⑧ 金耀基：《關係和網絡的建構：一個社會學的詮釋》，載《二十一世紀》，1992 年，第 12 期。

一點是，每一個案都表明它是核心要素，通常也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什麼邊緣的或附帶的對行為的影響」。^①

然而，對其重要性上達成的共識並不等於對其理解上的一致。面對這一如此關鍵的概念，中外學者一向顯得有些力不從心。最早企圖解釋這一概念的明恩溥，認為它很像南太平洋島上的土著禁忌，具有一種神奇的力量，可以將之歸結為中國人具有很強的表演天性（dramatic instinct）。^② 魯迅承續這一觀點，認為它不愧為中國人的一種做戲的本領。^③ 輪到林語堂界定時，他卻一再聲稱舉例容易，下定義太難，只能說它是中國人社會交往中最細膩的標準。^④ 直至 40 年代，中國早期留美的人類學家胡先晉（Hu, Hsien-Chin）才開始從學理上對臉面分別施予了學術上的定義，認為臉和面子應該指兩種不同的心理和行為，其中臉涉及的是中國人的道德品質，面子指的是由社會成就而獲得的聲譽。^⑤ 在此之後，美國著名社會學家戈夫曼在《論面子的運作》一文中對這兩種含義做了合併，認為胡氏等人所說的中國人的面子是人類一種共有的心理現象，它是指在某一特定的交往中，個人對他人也認可的一種共同行為準則的遵循。如果一個人遵循了這一原則，他就會得到自己和他人的肯定，這時他就可以說有了面子。^⑥ 戈夫曼的這一定義在西方社會心理學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不少西方社會心理學家都按照這一定義來設計他們的實證研究，也出現了後來的印象整飾理論。時至 20 世紀 70 年代，香港心理學家何友暉在《美國社會學雜誌》上發表了《論「面子」觀》一文。作為一個對中國人的面子內涵深

有體會的華人學者，他否認了上面的定義，例如他對胡先晉的定義提出的批評是，臉和面子不應該以有無道德來區分，也就是說，臉和面子兩者都含有道德和聲譽。面子也不是行為準則，因為它的獲得和失去不是能通過一致性的行為標準來衡量的，而帶有較大的靈活性，為此他還否定了許多日常的說法，諸如面子不是人格、地位、尊嚴、榮譽及威望等。最後他提出面子是個人要求他人對自己表示尊重和順從而得到的相應評價。^① 本篇在此無法對上述定義做逐一評議，只想強調的是，從目前研究上看，已少有人再沿循胡先晉的思路在概念上對臉和面子做區分，只有金耀基在面子中區分了「道德面」和「社會面」。^② 因此，儘管上述的研究對深入理解面子的含義具有重要意義，但從根本上看，把臉面合併，甚至混為一談將會給理解中國人的臉面觀帶來誤區。目前已有實證研究顯示出中國人對臉和面子的理解上的區別，^③ 只是這些研究並沒有解釋清楚這種區別在哪裏。

二、臉面觀的同質性結構

我認為，要解釋清楚臉面的內涵，得先從分析臉面的語義着手。其實，「臉面」不過是中國人對某一重要心理與行為的一種隱喻說法。如果單從字面上看，就可以發現中國人所謂的「臉」或「面子」的含義是從人的面孔意義上引申出來的，引申之後，它們已不再指人的面孔本身。由此，我們要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先找出漢語中和臉面引申含義的相同表達法，以便能從側面看出其中的含義。眾所周知，在日

① S. G. Redding & Michael Ng, "The Role of 'Face' in the Organizational Perceptions of Chinese Managers", in *Organization Studies*, Vol.33 (1982), pp. 201-219.

② A. H. 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 Company, 1984), p. 16.

③ 魯迅：《馬上支日記》，見《魯迅全集》，第 3 卷。

④ Lin Yutang,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⑤ Hu Hsien-Chin, "The Chinese Concepts of 'Face'",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46 (1944), pp. 45-64.

⑥ F. Goffman, "On Face-work", in *Psychiatry*, Vol. 18 (1955).

① D. Y. F. Ho, "On the Concept of Fa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81 (1974), pp. 867-884.

② 金耀基：《「面」「恥」與中國人行為之分析》，載楊國樞主編：《中國人的心理》，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1988 年版。

③ 朱瑞玲：《面子心理及其因應行為》，載楊國樞、黃光國主編：《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1989）》，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1991 年版。

常表達中，「爭臉」「爭面子」和「爭光」「爭氣」同義；「丟臉」「丟面子」和「丟人」「丟醜」「失體統」「失禮」等義相近；「看在……的面上」和「看在……的分上」同義；「無臉見……」「無顏見……」和「羞見……」詞義相同；臉面又可以說成「情面」和「情分」；「不要臉」等於說「無恥」；「賞臉」「給面子」等於說「抬舉」或「捧場」。結果可以大致得出：中國人所謂的「臉」通「光」「氣」「人」「醜」「體統」「羞」「恥」等；「面子」含有「分」「情」「捧」「舉」之義。由此一來，「臉」和個體的行為關係較大，它所集中體現的是人自身的形象或表現；而「面子」和社會互動關係較大，它所偏向的是互動的雙方所處的關係狀況。這點正符合漢字「臉」和「面」本身的常用法。在漢語中，「臉」在字義上只表示人的身體的一部分，而「面」除了此義外，還表示關係，即有當面或面對的意思。可以說，面在漢語中可以包含臉的含義，但臉不包含面的含義，這就是臉和面子既有區別又有聯繫的實質。如果將這一語義分析帶入心理與行為層次，臉和面子的關係正如同社會行為和社會互動的關係一樣，有社會行為，才有社會互動，有了社會互動就包含了社會行為。但包含並不能取代，既然兩者之間有所區別，就應該對其分別加以界定，並深入理解這一區別對中國人心理與行為的意義何在。

為此，本篇提出如下定義：臉是個體為了迎合某一社會圈認同的形象，經過印象整飾後表現出的認同性的心理與行為，而面子是這一業已形成的心理及其行為在他人心目中產生的序列地位，也就是心理地位。這兩個定義的要點是：（1）臉是指個人的形象和表現方式。（2）這種形象以其所處的社會圈為依託，即臉的爭取和失去由該社會圈來認定。（3）一旦對臉的評定出現，也就是面子的出現。（4）正向的評定就是有面子，負向的評定就是沒面子，給面子是指無論個體是什麼形象，都給予正向評價。（5）一單位體無論有無面子，都存在程度的差別，如很有面子，有點面子，沒什麼面子及很沒面子，由此在他人心目中產生地位上的排列。從上述這兩種定義中，可以進一步發

現，臉和面子的資源略有不同。作為個體印象整飾的資源，所擁有的是氣質、性格、能力、知識、道德、風度、外貌、裝束、言辭等，而作為由關係產生的心理地位資源，則包含家世、身份、地位、名氣、職務、權力、金錢、世故、關係網等。從這一定義出發，我們就可以看出西方的印象整飾理論是在臉和面子被譯成英語中的 face 的基礎上來加以建構的。它在該理論中既指個人的印象整飾，又指在他人心目中建立起的心理地位。這兩者隱含的是一個一致性心理與行為方式。這一假設實際上和西方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價值觀相吻合，因為在西方個人主義的價值系統中，個人對自己形象的塑造和具有臉的資源的多寡直接關係到他和他人關係的建立和獲得面子資源的多寡（見圖 2-1）。

這是西方人做人和做事的出發點，表明如果一個體自己先獲得臉的資源，他就能在社會上獲得成功，具有了面子資源；如果他自己不具備臉的資源，也就相應地得不到面子上的資源。

三、「關係」對臉面同質性的影響

臉和面子既然是一個同質的概念，也就無須分開討論。事實上，戈夫曼對面子的研究及賴以建立的戲劇理論（dramaturgical theory）都是把這兩者合在一起討論的。但這種分析框架對中國人與中國社會而言就很缺乏解釋力。中國社會從價值層面直至現實層面都是一個重視和講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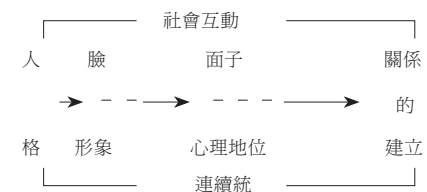


圖 2-1 臉和面子的統一體關係

關係的社會。^①由於中國人的做人重心落在了關係上，我們就會進一步發現中國人的臉面觀也相應地落在面子上。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人把面子和人情相提並論，而不把臉和人情相聯繫。

這一發現將引出一個關鍵的問題：中國人重視「關係」會造成原先統一的臉面觀上的異質化。那麼這種異質傾向是如何產生的呢？我認為這一問題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討論：一是中國人在交往特徵中的重情輕理傾向；二是中國人在關係格局上所採取的特殊主義；三是前文提到的中國人禮尚往來中的形式主義。下面我對此做分別的分析。

我會在今書後面的「中國人際關係模式」中詳細指出，中國人際關係的基本樣式就是人情，也就是在血緣關係基礎上和儒家倫理的規範下發展出來的一種帶有社會交換性的社會行為。由於農業社會的土地不能移以及以家庭為單位的自給自足經濟，造成中國人在社會生活中的第一要務是要考慮怎樣來保證人際關係的穩定和和諧。而這一保證又因人情中的血緣關係和儒家倫理的影響而倒向重情抑理。因為「情」的內涵是義而非利，而「理」往往包含利益、是非、章程、真假和道理等，這些顯然都有違這一目標的實現，正如韋政通所說的：

……以家族為中心的倫理，特別重視的是「情」，情是維繫倫理關係的核心，「家和萬事興」「和生於情」「清官難斷家務事」，因在家庭範圍之內用講理的方式是不適宜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隱，是為了怕破壞父子之情。在中國文化裏，情與理不但非對立，理就在情中，說某人不近情，就是不通理，不通情又遠比不通理嚴重。儒家堅持愛由親始的等差之愛，就是因為這種愛最近情。人與人之間，若能「動之以情」，可以無往而不勝，若堅欲「說之以理」，那就是跟自己找麻煩。這種情形到現在我們的社會裏仍很普遍。到現在仍可以常聽到「國法不外

^① 參見金耀基：《人際關係中的人情分析》和喬健：《「關係」芻議》，載楊國樞主編：《中國人的心理》。

人情」。這樣特別重情的倫理，如果不是長期生活在狹小而孤立的環境裏，是產生不出來的。^①

從這裏，我們還可以看出，中國人不僅在人際關係中偏重「情」，而且還把情建立在家的基礎上，即以「親親」為中心，故中國人不但講人情，而且還把人情分成親疏遠近，構成了人情上的特殊主義。眾所周知，中國人的家並非一個小家，而是一個可以用親屬關係表明的大家。傳統社會中的「五服」雖是一個重要的界線，但人們在實際生活中往往並不以此為限制，一個家族、一個村莊、一個鄉里、一個地區甚至一個國家都可以被稱為一家人，所謂「一表三千里」「五百年前是一家」等都是中國人喜歡用來拉近人情關係的用語。費孝通用「差序格局」概括了這一特點，指出中國的這個「家」字最能伸縮自如了，可以包羅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親熱的人物。自家人的範圍是因時因地可伸縮的，大到數不清，不但是天下可成一家，還可從生育和婚姻所結成的網絡，一直推出去包括無窮的人，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人物。^②這種由人情建立起來的網絡對面子的影響就在於一個人必須時時注意他和每一個交往者的特定關係，以決定其情面施與的範圍，魯迅在《說「面子」》中舉了這樣一個例子：

滬西有業木匠大包作頭之羅立鴻，為其母親出殯，邀開「賞器店之王樹寶夫婦幫忙，因來賓眾多，所備白衣，不敷分配，其時適有名王道才，綽號三喜子，亦到來送殯，爭穿白衣不遂，以為有失體面，心中懷恨……邀集徒黨數十人，各執鐵棍，據說尚有持手槍者多人，將王樹寶家人亂打，一時雙方有劇烈之戰爭，頭破血流，多人受有重傷……」。

^① 韋政通：《倫理思想的突破》，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② 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85 年版，第 23 頁。

魯迅評價說：「白衣是親族有服者所穿的，現在必須『爭穿』而又『不遂』，足見並非親族，但竟以為『有失體面』，演成這樣的大戰了。這時候，好像只要和普通有些不同便是『有面子』，而自己成了什麼卻可以完全不管。」¹從我在上面的定義來看，中國人看重了面子就會出現不管自己是什麼的可能，這時的不不要臉的問題已無足輕重，關鍵是證明自己有沒有面子。這同時也說明，自家人不但具有親緣性而且還具有認同性，只有親緣性，也就不會有這樣的麻煩，足可見情面操作上的靈活性及其難度。

「情」的另一重要特點是它還受「禮」的引導和規範，這一特點帶來的結果是人與人在禮貌客套上的相互牽制，並導致人情形式化，構成了中國特有的社會交換方式，如中國人常有「送人情」或「送禮」的說法。這裏所謂的「人情」已不再含有「親者之情」，所謂的「禮」也不帶有「長者之尊」，而僅體現出中國人人際交往方式上的形式主義。因此，人情的形式化在本質上是因為禮的形式化。禮對情的規定導致了人情不再是真實的情義或心願，而成為一種「表示」，一種象徵，意即明恩溥所謂的「戲」。魯迅對此更有感觸，他在《馬上支日記》裏寫道：

向來，我總不相信國粹家道德家之類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確有珠淚橫流，也須檢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薑汁。……一做戲，則前台的架子，總與在後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雖然明知是戲，只要做得像，也仍然為它悲喜，於是這齣戲就做下去了，有誰來揭穿的，他們反以為掃興。²

人情的形式化使得交往的雙方已不顧對方是真心還是假意，也只強調面子上是否過得去就行。這種意義上的面子已完全和臉的含義相分離了。

四、從臉面的同質性走向異質性

以上三點證明了中國社會中的人情對臉面同質性的分化作用。其影響表現在中國人不再傾向於通過自我的形象來獲得他人的心理地位，從而導致中國人不但在臉面心理與行為中偏向面子，而且還造成了臉和面子的分裂。這意味着，中國人的做人重點已不落在自己的人格與品性的施展上，而是放在以他人為重或表面應酬上，即處處考慮情面。正如楊國樞所說：

……在他人取向下，傳統中國人對別人對自己的批評意見特別敏感，老是要顧全「面子」，要有「臉」，希望在他人的心目中保有良好的印象。同時，也希望與其他的個人（不限於家族以內的家屬）維持和諧而良好的關係，而不願意得罪任何人，為了達到此一目的，同一個人可以在不同的社會情況下對不同的人講不同的話，即使前後的交談不相一致，甚或互相矛盾，也在所不惜。換句話說，為了在不同的情況下與不同的人都能保持和諧的關係，常不得不說有違自己真實意見或感受的話。¹

這段話雖然沒有區分臉和面子的含義，但實質上已表現了中國人在社會互動中對臉（自我形象）的放棄，或者說，在中國，一個人並非要以形象（臉）的建立為起點來獲得心理地位（面子），反之，一個人獲得心理地位也不一定要靠他形象上的建立。結果，中國人處事原則是形成心理地位重於樹立自己的形象。由此，臉和面子也就不再是一個連續的統一體，而是分化成為兩個向度（見圖 2-2）

¹ 魯迅：《說「面子」》，見《魯迅全集》，第 6 卷。

² 魯迅：《馬上支日記》，見《魯迅全集》，第 3 卷。

¹ 楊國樞：《中國人的性格與行為：形成與蛻變》，載《中華心理學刊》，1981 年，第 23 期，第 39—56 頁。